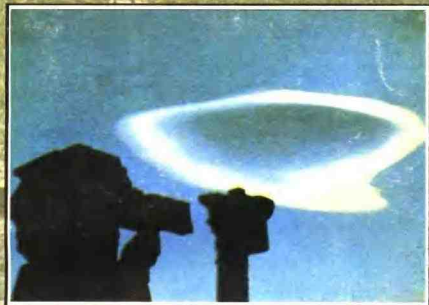




9 國 聰 紀 事

主編：李劍虹 副主編：程葆初 陶 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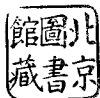
湖北人民出版社

K250.9
20
2

Be 1112

事紀恥國

主編：李劍虹 副主編：程葆初 陶 暉



湖北人民出版社

B 673673

国耻纪事

主 编：李剑虹

副主编：程葆初 陶 晖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黄冈报社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375印张 2插页 15.6万字

1990年5月第1版 1990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5 100

ISBN 7-216-00566-X

K·78 定价：2.60元

内容提要

《国耻纪事》是一部历史题材的报告文学，它以事实为依据，并按历史发展顺序，划分专题、各自成篇。

作者以深沉的笔调叙述了从鸦片战争以来在灾难深重的中国大地上发生的触目惊心的重大历史事件，描写了一群正象与反象交叉、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揭示了光明与黑暗，侵略与反抗，正义与邪恶，爱国与卖国的矛盾斗争，突出了历史上的耻和愤，揭露了帝国主义侵华犯下的滔天罪行，暴露了民族败类们的可耻嘴脸，讴歌了人民的英勇反抗和斗争精神。

国耻纪事编委会

顾问：张学奇 王重农 洪 洋 莎 燕

主编：李剑虹

副主编：程葆初 陶 晖

编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马鹏举 东万育 李剑虹 张友文

赵恺纯 赵星舜 骆道书 夏瑞平

陶 晖 黄汉江 程葆初

序

——勿忘国耻 振兴中华

张学奇

我们伟大祖国有着光辉的过去，她和古代埃及、古巴比伦、印度一起，被誉为四大文明古国。早在四千年前，当世界绝大部分地区尚处于史前期的一片蛮荒时，中华大地上已建立起了奴隶制国家；两千多年前，其他文明古国徜徉于奴隶社会时，我国就已率先进入了封建社会。悠悠几千年，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一直走在世界文明的前列。

然而近代我们确实落后了。鸦片战争前的封建制度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1840年以后，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则严重破坏了已处于资本主义萌芽状态的中国社会的正常发展，并迫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她肩负起了民族解放的重任，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起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并向四个现代化胜利迈进！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历史的必然，而非

主观杜撰。毛泽东同志说：“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然而，如今有些人恰恰割断历史去侈谈中国的现实和未来。他们或者“好了伤疤忘了疼”；或者不了解“老师总是打学生”的历史；或者看不到在一个百孔千疮的旧墟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和建设四化的艰难。因而一些人枉有爱国热情却一而再、再而三地上当受骗。他们要么轻信了主张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的政治诱惑；要么天真地以为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可以一蹴而就，甚至患上“崇洋症”。

历史是一面镜子。鲁迅先生说：“无论是学文学的，学科学的，他应该先看一部关于历史的简明而可靠的书。”笔者向读者推荐的这本《国耻纪事》，就是这样一部简明的可读性强的好书。作者以史实为依据，围绕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运用报告文学的笔法，生动形象地再现了近百年来资本主义侵华给国人带来的深重灾难，以及国人的觉醒和抗争。透过书中血淋淋的篇章，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旧中国是如何丧失主权，国土沦陷，生灵涂炭而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的；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些以文明自我标榜的资本主义是如何野蛮凶残地欺压中国人民的；可以清楚地看到富有革命传统的中国人民是如何不屈不挠地斗争和反抗的，使“耻”与“愤”相映，从而可以激发我们的爱国热情和民族精神。

如今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我们正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是，资本主义及其走狗们亡我之心不死，他们或者直接进行武装颠覆，或者更多的是采用“和平演变”的战略，好让历史回复到他们能为所欲为的时代。因

此，我们要保持高度警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防止“和平演变”。历史还告诉我们一个事实：落后就要挨打。因此，我们必须振奋精神，立足本土，奋发图强，建立起强大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技和现代国防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才能使中华悠久而光辉的文明得以弘扬。

勿忘国耻，振兴中华！

前 言

——把“昨天的故事”献给读者

有人对中国“昨天的故事”，包括它的光荣和耻辱，一概表示冷漠，却津津乐道让“蔚蓝色文明的海风化为雨水，重新滋润这片干旱的黄土地”。

然而这所谓的蓝色“海洋文明”，昨天是怎样不文明地用炮舰、刺刀和血淋淋的屠杀来施暴于黄色“内陆文明”？今天又是怎样不文明地用“和平演变”和“国际制裁”的两只手来破坏振兴的华夏文明，粗暴践踏一个主权国的尊严，他们却避而不谈。相反他们以一种“乞丐式的谦虚”和甘愿换种当“国际公民”的献媚，拜倒在西方世界的足下，赤裸裸地露出一副历史上不曾少见的汉奸相。

不少热心国事，锐意改革开放的善良的中国人，尤其是青年人，没看清他们“挂羊头卖狗肉”的伎俩，中了他们用卖国主义偷换爱国主义，用资本主义取代社会主义，企图把改革开放导向邪途的调包计。于是中华大地上演出了一场令人痛心的自毁长城的闹剧，尽管它只是前进路上的一个插曲。

经过血与火的严峻考验，共和国的五星红旗仍然高高飘扬！它竖竖在天安门广场的烈士纪念碑前，漫卷着西风，更加挺拔，更加艳丽！如今当人们面对着这独立自由和新生的

象征，一齐沉思的时候，不能不想起“昨天的故事”，又深感其来之不易，要百倍地珍惜，就象爱护自己的生命。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写“昨天的故事”——《国耻纪事》的动机。

那极少数向“海洋文明”顶礼膜拜的人，把中国近百年来倍受虎狼之害的耻辱，说成是“一种光荣历史的断裂”，而把造成断裂的归因，一股脑怪罪在自己的祖宗和民族身上，从而把这过去的“光荣历史”也被一笔勾销了，并为一群穷凶恶极的洋屠伯们开脱了罪责，还恬不知耻地鼓吹什么“殖民有功论”。这真是地地道道的洋奴哲学。

诚然，满清王朝的昏庸腐朽，反动军阀、官僚的祸国殃民，可悲又可恨。但不能由此而得出侵略者有理的强盗逻辑，更何况中国人民从来就是英勇无畏，不甘当殖民地顺民和亡国奴的？他们从帝国主义海盗向广东射出第一发炮弹起，就从未停止过不屈不挠的反抗。近百年的历史，充满了光明与黑暗、侵略与反侵略、正义与邪恶、爱国与卖国的斗争，从这个意义说，也是一种光荣历史在曲折中的延续，又怎见得是断裂？更何况中国人民几经磨难，最终找到了正确的道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这“一唱雄鸡天下白”和“地动山河铁臂摇”的壮举，难道不正是光荣历史的延续和弘扬吗？

今天，我们来重温这段历史，就是要让资本帝国主义鱼肉中国、给中华民族带来的空前的破坏和灾难再现在读者面前，从而看清豺狼们的凶残面孔和本性；就是要让大家了解国情国体，懂得在国际资本主义的政治、军事、经济压迫下，一个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只有社会主

义才能救中国，过去如此，现在更不能走回头路；就是要让大家看看过去，想想现在，“记国耻，明国恨，唤国魂，珍国格，奋国威”，珍惜得之不易的独立和自由，焕发爱国热情，振奋民族精神，为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献身。

《国耻纪事》忠实地反映了近百年来帝国主义侵华与国内反动派相勾结，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重大历史事件。在写作中，我们以史实为依据，采用报告文学的形式，分题成篇，汇总成书。它是系统的，又是相对独立的。它在基本事实上忠于历史，按迹寻踪，而在一些典型的历史场景中，又进行了合理的集中和描写，使之形象可读。许多专家、教授、作家和历史工作者，满腔热情地参加了这部书的集体创作。然而由于时间仓促和用这种形式写历史是个探索，其中的疵点在所难免，不足之处，请读者指正。

中共湖北省委常委、省军区政委张学奇同志为本书写序，省委宣传部、省高校工委、省市作协的领导同志，对本书的写作均给了很大的支持和关怀，在此我谨代表编委会表示衷心的感谢。

李剑虹

目 录

前言——把“昨天的故事”献给读者

阿芙蓉——妖花崇华	李剑虹 (1)
“伊犁犯”昂首问苍天	黄汉江 陈纪鸾 (9)
香港落风尘	李剑虹 (15)
节马嘶鸣	李剑虹 (24)
三元里前声若雷	赵恺纯 高巍薇 (28)
血染长江水	骆蓬书 (35)
浮动地狱	李剑虹 (43)
上海滩——冒险家的乐园	刘天林 (54)
海关魔影	东 亮 (65)
黑龙江边的熊迹	高巍薇 (72)
火烧圆明园	张小明 (80)
垂帘听政的女人	莎 蕻 (87)
天国死敌	东 亮 (98)
火烧望海楼	金 诚 (105)
马嘉里案	刘 丹 (116)

马尾悲歌	张 洁 李安福 木 子 (122)
镇南关大捷	骆道书 (130)
铁蹄惊沙西塞寒	林水洲 东 亮 (138)
以夷制夷成梦呓	夏瑞平 (143)
黄海丹心	夏瑞平 (152)
一个幸存者的控诉	夏瑞平 (158)
悲哉！威海卫	夏瑞平 (164)
奇怪的“宣战”	傅炯业 (170)
“东南互保”的丑剧	胡兴武 (179)
喋血津京红巾烈	马鹏举 (187)
宫车晓出凤城隈	刁世凤 杨汉太 (194)
海兰泡人间大惨案	周加宝 (200)
狼烟滚滚奉天城	杨汉太 (211)
华盖如云回銮路	陶 晖 (219)

阿芙蓉——妖花崇华

李剑虹

“阿芙蓉”，这漂亮的罂粟花名，真可与英国女皇伊莉沙白的雅号媲美！可她却是毒害生灵、嗜血成性的鸦片。

在大不列颠的法典上，谁要是迷上了这毒品，轻则坐牢，重则上绞架。然而这魔鬼却从英属孟买等地，被己所不欲专施于人的英国佬纵放出来，漂洋过海，窜入了华夏的千村万落，以至连紫禁城的深宫内苑也在闹鬼，70多年来搅得那父传子、子传孙的皇帝老子都不安宁。

年轮转到了1821年，也就是新皇帝旻宁继位的道光元年，一纸盖上玉玺的圣谕，从京城快马传递到了海疆。

当……当……当……广州西城外十三街上响起了一阵鸣锣声。街心集拢来一群黄发碧眼的洋人和黄皮肤脑满肠肥的中国公行领班，还有做洋货生意的商人、贩夫和围观的百姓。

一个由总督衙门派来的官员，脸色苍白，不断打着哈欠，大概昨晚不是寻花问柳就是偷食了“福寿膏”（抽鸦片烟的达官贵人们把鸦片膏称为福寿膏），可还未过足瘾，一大清早就奉命出行。然而此时他却强打精神，一本正经地开始宣读那道圣谕：“……凡洋艘至粤，先由行商出具所进浦

货船并无鸦片甘结，方准开船验货。其行商容隐事后查出者，加等治罪，钦此。”

宣旨官打马走了。公行总商伍语官和卢茂官交换了下眼色，而后向在场的同孚行潘启官、东兴行谢教官等十多位掌柜说：“道光上台，还不是重复他老子嘉庆帝那套经，官样文章，别理它。”

“听说道光也离不开福寿膏提龙马精神。不然西宫那么多的嫔妃彩女能对付得了？”天宝馆梁经官嘻皮邪脸地冒了一句，接着引起一阵哄笑。

这时一个身着燕尾服，大腹便便，绅士模样的洋人闪出来，他就是英国大班——东印度公司驻华的商务代表。大班用威严的目光扫视着从喧哗中静下来的这些黄种贵族，心里既厌恶他们垄断着中华对外贸易，惯会讨价还价以饱私囊，但中外贸易却又离不开这些官封的买办，他们毕竟是一群专食嗟来之食的洋狗。

“你们中国有句古话叫‘大意失荆州’，我们小心点，走着瞧。不过……”大班用拇指擦了下鹰勾鼻子，接着冷笑道，“中国还有一句古话叫‘有钱能使鬼推磨’，再加上‘有烟能把官熏倒’，谅他们也跳不出如来佛手心。又有一大宗货正在海上，请诸位关照。”

呜呼，不幸而被官中，道光这道圣谕除形式上表示了禁烟外，在以后的近20年间，对以英吉利为首的毒害中国人民和获取高达50%以上暴利的鸦片贸易，并没发生多少约束力。相反那半公开化的偷运鸦片入境的罪恶勾当却愈演愈烈，从宫廷府署的贵族官僚胥吏差弁至庶民百姓，越来越多的人陷入了阿芙蓉妖花播散的漫漫毒雾之中而不能自拔！

翻开19世纪苦难中国的历史册页，跳入眼底的是——一幅幅触目惊心的画面：

——珠江口外，伶仃洋面上停泊着20多艘巨型的趸船。一批又一批英国商船，还有美国的、法国的、西班牙的纷纷驶近，他们将一箱箱标有东印度公司印记和其它等地贩来的鸦片卸在这些趸船——“鸦片母舰”上。

广州西部，一条窄长的东西向的街上，十三座西式三层洋楼已拉上了百页窗，屋里却一片灯火辉煌。烟商们川流不息，出出进进，最热闹的要数怡和行了。那个被广州百姓骂为“铁头老鼠”的英国大鸦片商——威廉查顿和他的合伙人詹姆斯马地臣，此刻就像君主临朝，傲慢而又得意地俯视着自己王国里的这帮臣民。大厅里，执事们有的忙着点银票或指挥人在磅称一袋袋的银元宝，有的议价“写书”，在鸦片提货单上签字立券。拿到券的奸商们个个如获至宝，欢欣而去……

不久，伶仃洋海面上涌现出一艘艘两边尽设铁板的“快蟹”艇，五十多支橹桨齐挥，船箭一般射出，霎时蚁集于鸦片仓库的趸船旁。奸商们用券票取到一蒲包一蒲包不同等级的鸦片后，装上快艇，又作鸟兽散，或南或北，飞速地朝各自的倾销地驶去。途中即使遇上巡逻缉私官船，或快遁即逝，或塞些银子，鸦片也就畅行无阻了。那些直奔虎门口闯入广东的“快蟹”，更是现银现货贿通，在一声“查无鸦片，放行”的宣示中，顺利过关。其间更有甚者，一旦装上鸦片，就扯起官旗，船头立兵丁，大摇大摆地入境泊岸。显然这是受到总督府保护或派出的偷运鸦片的船。

呵，阿芙蓉，满身毒汁的阿芙蓉，就这样如同潮水般地

涌入了神州大地！

——一间破落的中等人家，已是卖光当尽，四壁萧然，只有父女俩相依为命。

才四十出头的阿荣已干虾似地衰老。他躺在木床的凉席上，脸惨白得象死人，口吐白沫，鼻涕直淌，浑身冷汗淋漓，双手抓着已布满血道道的胸脯，显然烟瘾又周期性地发作了。

“阿爹，看在死去的阿妈份上，饶了女儿吧！”十六岁的女儿小惠伏在床边殷殷啜泣，伴着从窗口刮进来的秋风，在空荡荡的屋宇间呜咽、回旋……

这还算是父亲的人除了从肉体到心灵的极度难受外，似乎甚么也没听见，只有床板在阿荣辗转反侧中发出的咯吱声。

门咣当一声被推开了，小惠惊恐万分地直奔内房，可没走几步就被三个人贩子抓住。

一个敞胸露腹的肥佬朝桌上扔下五两银子说：“荣叔，你可是讲定了的，现在我们就带人。”

女儿呼天唤地地被拖走了。阿荣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双手颤抖着抓起桌上的银子揣进怀里，蹒跚地走到门外，朝不断嘶喊着即将消失在巷口的女儿的背影，凄凉地望了几眼，又转过身子，也不知那来的一股劲，加快了歪歪斜斜的步子，往街的另一头走去。

他似乎已经看到了烟馆里那蓝色的诱人的光，尽管那是已使他倾家荡产骨肉分离的魔窟和即将吞掉他最后一点生命的地狱……

——珠江边挨着大街的一条巷子里，有间不起眼的平

房，推门进去一眼可见立屏上写着两行大字：

“喉间喷出三昧火，灭去现世懊恼事”。

据说这是从澳门三昧堂鸦片馆抄来的一副招徕烟客的对联。

转过屏风，顿觉一片昏暗，窗户紧闭，拉上了不透光的帘子。屋中央只有一盏绿色的挂灯，发出阴惨惨的蓝光。宽长的房间如同澡堂，两边一顺排着十多张床，每张床上都躺着人，还有迫不及待地在一边候位的烟客。

屋里响着一种奇异的声音，那是床上的人从不同角落发出的低沉的哼哼唧唧声。小小的火苗在四处摇晃，那是从一盏盏太古灯上闪射出的光。一个接一个的烟客打开佛山制的小铁盒，从中取出鸦片膏，用铁签子蘸着在灯火上边烤边捻，烤好后便塞进一根竹管的小孔里，对着火抽起来。在这不停地吸动中，烟灯的火苗便带着一种凄惨的摄人心魄的节奏摇曳，就好象坟地里忽闪不定的鬼火！

“鬼灯对对散秋萤”。此起彼伏的火苗中露出了一张张惨白得可怕的脸和一具具骨瘦如柴的身体，一双双深凹进去的眼睛，异常朦胧，瞳孔状如散焦，可不久又在火苗的摇晃中带着刺激的兴奋涨大、凸起。虚幻中他们似乎看到了一个脱凡出世的极乐世界，又好象突然掉进了阎王殿，在鬼影憧憧中下到了十八层地狱！

——一顶八人抬的大轿，前呼后拥，穿过北京大街。轿中的人，头戴熏貂帽，帽顶镂金座上镶着红宝石，身穿紫蟒袍，衣摆上有波浪图形，坎肩礼服胸前绣着仙鹤。

这一品官打扮的人物就是当今权倾朝野的军机大臣——